楓巖輯話

九

柳誠源

楓巖輯話卷之九

品藻

世宗朝宋史不到本國　世宗累陳請未蒙　欽賜一日集賢諸先生論宋朝人物或曰作宋史王安石合在何傳諸先生皆曰合在姦臣傳有一二駁者曰安石作新法亂天下是誠小人然安石文章節義多有可稱者而原其心未嘗不在於憂國憂民其誤天下正坐迂濶執抝耳不可齒列於秦檜蔡京之儔也合在列傳柳學士誠源力主是議未幾宋史來安石果在列傳誠源喜曰昔朱子綱目之未到我國也盖

申光漢

朴紹

齋李先生續資治武后紀喟然而嘆作詩一聯云邦将周餘分續我唐日月後得綱目朱子果黜周而尊唐益齋頗亦自負誠源雖不敢窃比益老當監諸君降幡 筆苑雜記

企齋申文簡公光漢字漢之叔舟之孫也雖能文章而無治才嘗判刑部訴訟填委不能決囚係滿獄獄不能容公請加構獄舍 中廟曰不若易判書何必改構遂以許磁代之許裁決立盡囹圄遂空是所謂才勝者也 涪溪記聞

朴冶川紹字彦冑平度公訔之五世孫文正公尚衷

成悌元
趙昱

之六世孫也嘗爲金安老所攻挈家歸陜川距京都九日程也嘗與金二相光準爲別交金有一奴善走一日能行三百里時議或有及於陜川者則必以此奴通之三日乃達以爲常一時以朴彦胄與金叔藝光準字氣味不相類何嘗氷炭之殊性而交契如此此不可知也 寄齋雜記

成笑公悌元趙龍門昱俱以遺逸出六品成爲報恩縣監趙爲長水縣監乙卯南警報恩方到公州聞變卽以一小紙使下人送之鄕所軍人及軍器軍粮無不立辦而盡皆精緻長水軍用頗缺防禦使南致勤

朴民獻
惟善
鄭琢

縛致之塗蠣灰於面將斬之已而杖而點之遂得往
易疾棄官還家世以此爲二公之斷 寄齋雜記
醫俗軒朴叅判民獻與舟川康上舍惟善爲同接入
東堂試表以請汰原從功臣爲題康慷慨曰此豈士
人可製者乎束紙而出朴公以安劉氏必勃屬對又
居魁自後清議以朴公爲不正之人 寄齋雜記
藥圃鄭相國琢字子精嶺南人以草芥奮起登苐拜
校書正字直宿香室時 文定王后稱制將供佛命
取香於香室琢曰此是供郊社之物力拒不從 文
定大怒命下吏物議多之名聲藹然歷敭清顯竟至

鼎鉉為人温恭雖奴僕犬馬未嘗以惡言罵之其厚德足以致高位然有足恭之誚 涪溪記聞

文廟從祀有可言者前朝從祀者鄭文忠一人外其餘薛聰崔致遠安裕則無與斯道如欲裁之以義則斯三人者可以祀於他所而不可配於文廟也我朝五賢亦豈無優劣乎金文敬 宏弼 鄭文獻 汝昌 則言論風旨微而不顯李文元 彦迪 則出處頗有可議者惟趙文正 光祖 唱明道學啓牖後人李文純 滉 沉潛義理模範一時斯二人者表出從祀則夫誰曰不可哉 石潭日記

閔箕

奇大升

觀物齋閔文景公箕字景說驪興人文順公頔之後也少有儒名雖為時論所許而貪財好色無行可觀許曄謂李東皐浚慶李公曰今人皆以道學推趙公光祖而朴英鄭鵬世無識者何歟曄曰不特朴英鄭鵬也近日閔公箕學行俱備人無知者李公曰子欲比閔箕於朴英鄭鵬乎曄曰閔公居卿相之位故人不推仰若以閔公學行居乎清凉山或智異山則一代尊敬豈止此而已乎李公不以為然（石潭日記）

奇文憲公大升字明彦幸州人貞武公虔之四世孫也氣槩豪俊談論風生既登第清名大著李樑用事

尹卓然

忌之落其職𢱫敗仕益顯士類推以為領袖然實無
𢱫存踐履之功且有好勝之病識者不取曹南冥植
見之曰此人得志必誤時事大升亦以植為非儒者
兩不相許及其歿也有客於崔永慶之座吊大升所
親曰斯文不幸斯人遽歿永慶怫然變色曰奇明彥
火有才學大有病痛以乙巳群姦為有功以南冥為
擾亂朝廷以此偏見若得施設必害於政此人之死
豈足為斯文之不幸乎永慶之言雖過而識者或不
深非云石潭日記
尹判書國馨為承旨時將詣經筵尹柒原卓然亦以

趙絅

特進官同在賓廳時 王子漸横卓然方爲刑曹判書極言 王子受賄擾刑獄之間國醫入對言之上問所從聞對以聞於尹卓然 上顧問柒原柒原見 上色不悦恐忤旨對曰臣所不知 上怒黜爲尚州牧使聽天堂沈相國守慶退謂柒原曰公極言王子事吾亦預聞公豈忘之耶柒原面赤不能答柒原之反覆固不足責聽天之不能誦言於 上前而有後言亦失勿欺之義矣 涪溪記聞

龍洲趙文簡公絅字日章淸儉刻苦市北南政丞以雄字敵萬豪放佚宕两公氣味不同而交誼甚密人

朴烇

有問於趙公者曰凡人之相友者必志趣相符而後可以不渝而公與南公志不同而交深何也趙公笑曰我天性近隘故樂南之寬南則和而流故取我之儉是以相好云 公私聞見錄

嶺南人稱李完平 元翼 柳西涯 成龍 曰完平可欺而不忍欺西涯欲欺而不可欺 晦隱雜識

朴錦洲烇字大觀紹之曾孫判書東善之子也新除南原新迎吏私通本府曰年少兩班不言不笑兀然端坐其中不可測一時以為此可為錦洲畫像贊 晦隱雜識

李慶億

金時習

李左相慶億未入閣時與朴判書長遠及一宗班同坐公會其宗班素有令名故務自韜晦乃於坐上故發青樓鄙悖之談李公正色緘口若不忍見不忍聞者朴公不爲酬酢而和顔强笑兩公氣像不同後進之士於何取則也公私聞見錄

夙惠 早達

金梅月堂時習五歲能文 恭定大王欲引見于内殿恐駭瞻聽以三角山命題時習爲一絶曰三角高峯貫太清登臨可摘斗牛星非徒岳峀興雲雨能使王都萬世榮 上奇之而有不悅色以其有不臣之

尹孝孫

志於是賞之以百疋紬使之自輸歸于家時習散百
疋首尾相結取一端帶之腰拜辭而出百疋盡其身
上　上尤奇之後　恵荘大王即祚有不仕之志剃
髮而存鬚有詩曰削髮逃當世存鬚表丈夫 於于埜
譚

尹文孝公孝孫字有慶南原人児時能屬文其父為
議政府録事清晨往刺相公之門閽人辭以寢不為
通日晚飢困歸家謂其子曰余以不才喫辱至此汝
須勤業毋如爾父也孝孫書其刺尾曰相國酣眠日
正高門前刺紙已生毛夢中若見周公聖須問當年

鄭 名碏

吐握勞翌朝其父不省又往投刺相公見其詩即引入問曰是爾所題否其父驚懼失措審其字畫乃孝孫筆也乃吐實相公令召孝孫至則頴悟不凡極加奬歎時相公有少女方擇婿入語夫人曰吾今得佳壻矣夫人不可曰我女豈可與錄事兒爲婚相公不從竟婚其女孝孫後登第官至判書爲 成廟朝名臣始定世子章服

鄭古玉碏字君敬溫陽人順朋之子也兒時隨長者遊江閣望見汀沙之間有兩物依依而來或曰人也或曰鷺也忽聞橫笛之聲始覺其爲人長者使碏賦

洪暹 金千齡

之碏應聲口占曰遠遠沙上人初疑雙白鷺臨風忽
橫笛寥亮江天暮 於于埜譚

金直提學千齡字仁老慶州人兒時拖在乃祖恭胡
公從舜膝上有客得句曰雲收天際孤輪月使其祖
公對未及金乃拍祖肩曰何不曰風定江心一葉舟
乎客甚奇之後金果魁科以文名云 清江詩話

洪相國彦弼親喪居廬塋下子暹以童子從夏月彦
弼宿于樹陰下開目視之暹赤身而卧蛇過其腹暹
熟視之凝然不動俟蛇已過而後起而走彦弼異而
問之暹對曰方過之時若動身則必咬我彼旣不人

朴篪

詩

吾而木石吾吾亦不自人而自木石彼自不咬是以
視而不動彥弼知興日必大成後繼彥弼為相於于埜譚
朴校理篪字大建密陽人遯溪栗之孫也年十八登
瑞蔥臺庭試壯元其時命官朴思菴淳起其年少居
魁即刻呼韵以試之其詩曰文武収才禁苑春天顔
高處物華新暮來唱罷黃金榜謬誤君恩捴一身篪
年二十二以校理為李鎰從事殉節尚州
李白沙有賤息擇婿招石洲之侄櫂坐三色桃為題
呼韵應曰夭桃灼灼映疎籬三色如何共一枝恰似
美人梳洗了滿顔紅粉未勻時公即令涓吉坐時年

十三中國早達者頗多而我國則甚鮮麗朝韓柳巷
偹十五登第 本朝十四郭居完爲進士十五具壽
永爲敦寧都正李希舜李承楗權倜金珪爲進士沈
彦光魁鄕三塲十六權弘沈檼李明漢爲進士十七
南智爲慶尚都事李荇登文科十八龜城君浚爲兵
曹判書金壽寧朴篪爲文科壯元許篈尹暄李夂爲司
馬壯元十九禹弘績爲進士壯元登文科者如李大海
李厚等若干人二十一龜城君浚爲都元帥李坡爲
吏曹佐郎尹繼善爲文科壯元二十三嚴昕爲吏曹
佐郎二十四許篈金蓋國爲吏曹佐郎南怡爲承旨

二十五尹繼謙為承旨朴東亮堂上二十六南怡為兵曹判書李坡為都承旨朴元宗為兵曹叅議二十七金壽寧為吏曹叅議申㴐為承旨二十八龜城君浚為領相二十九尹士昕為監司李季仝為大司憲三十一李德馨兼大提學三十二朴宗元為判尹尹繼謙為工曹判書三十三金勘為禮曹判書金渟為刑曹判書三十八李德馨為右相三十九尹士昕為右相四十金磧為府院君南智為右相此外七十五而入相者二人沈守慶李憲國也 巳人識小錄

吳西坡道一字貫之海州人忠貞公允謙之孫也幼

時逐童隊遊戲至壯洞水閣時諸名官會集見吳容貌問曰爾乃誰家兒答曰吾乃楸灘之孫公輩不知灘爺耶諸人異之問能作詩否答曰若飲一大白則可矣即舉觴屬之以三字呼韵應口對曰樓頭醉臥吳挺一松下吟詩柳道三諸人責用長者名爲詩吳答曰吳挺一柳道三相會出韵三字安得不爾一座悚然又有一句曰雲愁九疑月千古水滿三湘秋萬里趙松谷復陽大奇之竟有東床之選 玄湖瑣談

聰敏

倪學士謙嘗奉使 本國申文忠公叔舟書送別詩百

鄭招

宋純

韵以呈之倪公一覽輒卷以置於案上即步韵和之無一韵顛倒 青坡劇談

鄭文景公招河東人聰明絶人嘗到一水營點軍百餘人其後不用軍目而呼名復點無一人失次 青坡劇談

機警

人之外方有鄉案必擇內外士族者書之外族或妻自他邑來而未顯者雖達官不得書倪仰亭宋三宰純潭陽人其外家自南原而來無顯官故公不得叅鄉案公方以大司憲乞暇省墓聞一鄉大會于鄉廳

即盛備酒饌數十舁致鄉廳先使相厚者禀于鄉老曰都憲委設盛饌欲饋一鄉一鄉老宿却之不恭鄉老咸曰可受矣即陳而饋一老曰不可不令主人來與合座曰然使人請之辭不至强而後來環視左右有老儒曾經訓導者與公同庚而長亟坐其下酒酣諸老曰都憲既忝此會不可不書遂取鄉案書其名其機警如是 巴人識小録

金兵判錫胄嘗與許領相積柳工判赫然同赴備局坐時柳為訓鍊大将許相為都提調柳言於許相曰訓局藥房專為救活軍卒提調大将有時私用亦有

黃喜

定限而相公之取用人蔘一朔過二斤掌樂者常有難繼之患許相緒面曰自吾兼帶此局未嘗用一角人蔘此何說也急招掌樂者查其虛實兵判曰歸家徐查亦不晚矣許相即止不問而愧惡之色形於顏面蓋其妾子堅僞以其父之命取用無筭而許相皆不知及聞兵判之言始覺其子之惡行暴著如此已獨不知其聞言即悟人所不及 閑居漫錄

政事

黃翼成公喜為左相時欲緩監牧官太石句之罪私請於臺官李審之憲府劾請罪之 上初不聽後允

論

之姑不出代翌年復除之諫官上章畧曰黄喜曽為議政不顧大體私扵所親請托憲府只罷其職是喜之大幸也曽未踰年遽置百官之首偃然受之恬不知愧請罷之荅曰凡事是非間無隱盡陳予甚嘉之然調元大臣不可聽爾言輕易拒絶 春坡日月錄

右議政趙涓府院君延嗣宗兵曹判書趙末生等受人相訟奴婢暗為致力得决憲府按覈得情涓等並中道付處 世宗敎憲府曰予聞迷劣之人所訟奴婢聽訟官吏寅縁請托以致冤抑者或有之今此之事予甚嘉之

許稠

許文敬公稠操心清厲治家嚴而有法教子弟皆用小學之禮毫忽細行皆自飭人言許公平生不知陰陽之事則詡訥何從而生時有欲革州邑娼妓之議

命問於政府大臣皆言革之爲當惟未及於公人皆意其猛論公聞之乃啓曰誰爲此策男女人之大欲而不可禁者也州邑娼妓皆公家之物取之無妨若嚴此禁則年少奉使朝士皆以非義奪取私家之女英雄俊傑多陷於辜臣意以爲不宜革也竟從公議仍舊不革 慵齋叢話

許文敬公稠自幼消瘦如削肩背傴僂嘗判禮曹定

濕舜孝

成希顏

上下眠色儀制截然有分市井輕薄子深嫉之號曰瘦鷹宰相盖鷹肥則颺去瘦則思搏禽也 筆苑雜記

七休孫贇成舜孝平海人好古樂善為關東伯凡於孝子烈女之閭必式而過焉自原州向横城十里之地大路之上有麗朝元宗亮孝子碑出巡之日適雨濕路濘公至其下下馬以蓑衣鋪之而拜之既拜見都事擁蓑直立顧謂之曰都事亦拜乎答曰曽先拜之矣聞者以為不拜猶或可也而先拜之言笑矣乎 松窩雜說

昌山成忠定公希顏字愚翁昌寧人文孝公士達之

洪興

四世孫也為少官時已自剛果不撓其叅判刑曹時館儒士見辱於賤隸聯名請誅而其隸乃時首揆慎相承善之奴為左相李公克培之婢壻也判書韓致亨難於決治病不出廣陵(李公克培)之弟克墩造公第者再稱疾不見兩相方怒一日赴朝堂兩相語侵公公即於會中出白曰衆儒士見歐於一賤隸罪當誅也此乃國法不當貸豈敢為相公饒攺守兩公愧而遜謝四座咸悚惧公色不動退而杖斃之(巳人識小録)

洪大司憲興南陽人忠貞公應之弟也不由科第歷陞承旨方伯而進及為都憲極論任士洪奸邪久必

田霖

為國家禍又効韓明澮特功弄權之狀風采嶷然朝野震慴人不敢干以私公與李陸為隣墻居甚相善李方新構室植柱於礎井井有度公以赴衙道上呼謂其家人曰歸語乃公國有常制若一毫有踰當論以法衙罷視之則盡毁而斬之不敢違尺寸其正直方嚴如此而又能内剛外和雖至賤之人待之必款洽嘗遇天旱民間禁酒甚嚴有醉嫗七八人抵掌短歌亂舞而前欄公軺下曰進賜進賜此不好乎何禁酒也公笑曰好哉好哉當弛禁也爾等勿濫觴以傷財一市中舉嘖嘖不已其後田霖為判尹行過 王

朴英

子檜山君家駐馬呼其主役者曰閭閻多少高下尺
數自有其法爾如憚死愼無踰也今暮當過馬旣暮
其人迎謁馬首曰多者輟之長者斷之不敢犯法也
霖咆勃徐謂曰當初旣違制固不可饒但已遵行姑
俟後日通治前罪其人頓首而退史氏曰洪公偉人
雖不足言田公武夫臨官用法無所吐茹其時朝廷
綱紀之尊人物氣象之大猗歟盛哉寄齋雜記
朴松堂英字子實密陽人嘗以金海府使在衙軒聞
東隣女哭聲急呼刑吏往捕其女而來旣來公問曰
汝何哭對曰吾夫無病暴死公再問之女號擗曰吾

夫婦同居無間鄰里所共知在庭下人齊應曰然萬無他疑公使人擡其夫屍而來內外上下親之無痕公使軍校有力者仰卧其屍自背至腹下奮袖按之果自臍中有竹刺長大如中指者迸出公即縛其女曰吾固知爾有私連言之遂伏曰某里某人約與同居乘其醉寢而行凶發軍急捕之則其言符合乃置於法人問曰何以知之公曰初聞其哭聲不悲故逮來而檢屍之際雖號擗實有恐懼之色故知耳公學闡精微邃於易理又博觀醫書著經驗活人新方等書行于世 寄齋雜記

崔鳴吉

鄭翼憲公太和姑壻某以蔭仕發身求為一縣時崔完城鳴吉為吏判鄭公迫於姑命往請之崔公曰吾之前後除官豈敢云盡得其人而但能不愧於吾心而已此人其能稱此職乎竟不一擬 公私聞見錄

李浣

李相國浣為守禦使有吏犯罪將抵死吏有妹為仁宣大妃殿侍女憂愁涕淚 大妃見而哀之使淑敬公主請于李公以輕其罪李公曰吏罪重不可赦余雖親承 懿教不宜順旨屈法況以曲逕乎願公主更無為如此之請 大妃聞而愧悔 顯廟益加敬憚焉公主即李公妹孫與平尉元夢鱗之內也

吏部不能盡記朝士履歷必問下吏有數吏當西人秉政時則曰某甲出入宋政丞門下得賢士稱首發請殺尹善道之論儒林至今稱之南人秉政則曰某乙以泮儒立異於牛栗從祀之論尹貳相鑴老爺許以剛直及其出身又辱宋金兩相大為搢紳所推許尊之辱之變於俄頃之間而前後銓官皆徹晒而樂聞之識者不咎下吏而咎前後銓官閑居漫錄

典憲故實

龕虱錄曰高麗好白衣道詵曰東方屬木宜尚青而尚白是金克木不可也徐四佳曰陽中有陰陰中有

崔茂宣 文益漸

陽東方屬青而尚白是陽中之陰也以此推之西方屬金尚白而西域人面皆青北方屬水尚黑而人面皆紫南方屬火尚赤而人面皆烏陰陽之義也筆苑雜記

我國舊無木綿只用麻苧繭絲爲布高麗末晋州人文益漸嘗入朝于元取木綿種潛貯囊中學得取子車繅絲車之制而來我東之有木綿自益漸始也菊堂俳語

我國舊無火藥高麗末有唐商李元舡到泊禮成江寄寓於軍器監崔茂宣奴家茂宣令其奴厚遇之李

元教以焰焇煑法我國之有火藥自茂宣始云 菊堂俳語
按東史會綱高麗禑朝判事林宣茂學焰焇法於
元匠建白置火㷁都監云未知孰是
今之稱及第為先達未知從何時而然泰齋柳方善
酬趙壯元瑞康詩曰憶昔東遊在兩京君為後進我
先生如何今日還先達却使先生仰盛名 謏聞瑣錄
尹月汀根壽曾為承旨見 睿宗朝日記下教曰
恭靖大王乃無廟號此是闕典今宜上謚遂謚 安
宗其後仍稱 恭靖而 安宗之謚竟廢不稱抑未
知何故云云 載月汀漫錄頃年吳校理道一請上謚

遂上 定宗吳亦未詳故事而 廟主所題及公家文書無一載錄以致旣上謚而疊上邦家典禮可謂乖亂近聞 宗廟配享臣題主中權擘之擘字以覧字書之不有改定云誠可慨也 晦隱雜識

世宗十九年 教曰恭順公芳蕃昭悼公芳碩俱以懿戚不幸無嗣以廣平大君璵為恭順公後以錦城大君瑜為昭悼公後立廟奉祀當時別無異議者丙子年今 上 欲立廢朝後奉祀延訪群臣衆議紛然竟未擧行己亥年韓山郡守李若氷上疏請立燕山曾山後以奉其祀拿推于訟獄竟罷職亦可以觀

世變也 思齋摭言

俗傳山陵之祭不用肉饌者黃喜相公慮物力之難繼庭請固爭定爲素饌云南鶴鳴曰吾意則傳說未詳蓋不能脫去麗朝崇佛之習而然矣 晦隱雜識

世宗以列國皆有國音之文以記其國之語而獨我國無心本國音韻雖與華語有殊而其牙唇齒喉淸濁高下未嘗不與中國同御製諺文字母二十八字設局禁中使成三問崔恒申叔舟等撰定之時翰林學士黃鑽以罪謫遼東命三問叔舟隨入朝使臣往遼東見鑽質問音韻凡往返遼東十三度 東閣雜記

初高麗睿宗時宋徽宗賜祭樂鍾磬各一架琴瑟笙
竽簫管等器各二部紅賊之亂散失殆盡有老伶人
將鍾磬二器投池中得存 太祖高皇帝太祖文皇
帝皆賜樂器然聲不中律祭樂八音未備當祭磬用
瓦磬鍾亦雜懸不具其數我 世宗乙巳秋秬黍生
於海州丙午磬石產於南陽 上慨然有革古更新
之意乃命朴堧造編磬堧取海州秬黍積其分寸依
古說制黃鍾一管吹之其聲音高於中國黃鍾之音
於是朝祭始用樂
我國古無書院周叅判世鵬為豊基郡守時以本郡

屬縣順興乃安文成公(裕)本貫即所居舊地創祠宇
就為士子藏修之所即白雲洞也其後周爲黃海監
司立文憲堂于海州亦為其鄉先生崔文憲公(冲)也
自是八方爭慕效之一府一縣無處無之挽近以來
為弊滋甚矣(鯫鯖瑣語)
本朝貢物之設未知昉於何時或稱燕山朝剏之者
亦非矣成慵齋(俔)言 成廟朝始為橫看則亦非燕
山矣李賛成(珥)欲裁革而未遂甲午年柳西厓(成龍)當
國始減損更定而民之疾苦猶甚焉近日李完平(元翼)
設宣惠廳先從圻甸民以為便 山陵兩詔使之役

民不知有大繇其效已著矣 己人識小録

奉常寺議鷄林君鄭熙台謚曰安煬安荒安惑報于禮曹禮曹報于門下府門下府具本取旨 太祖命下定謚官崔蠲安省閔審言等于巡軍獄並流之東閣雜記

玄孟仁嘗以司諫為親幸祭大祝手持祝文茫然不措一辭 太宗怒曰孟仁以文臣不能讀祝將奚用為遂差萬戶 慵齋叢話

法典內諸道驛丞以書吏積仕勤苦者差遣而金安老為吏曹判書時攺驛丞為察訪盡以門蔭子弟除

授 芝峯類說

開國以來擇文士典文衡者爲藝文應教以他官兼之俾專文翰自設集賢殿以殿一員帶之及罷集賢殿設藝文館應教一員亦實職本館員隨例遷轉不擇人授之文翰之責不專業亦不精嘗聞驪興府院君閔公霽仕高麗有寄銓曺詩曰藝文應教非吾分三字華御也不妨應教非始於國初自高麗有之也三字知製教也 筆苑雜記

祖宗朝藝文大提學主文而弘文大提學則他人兼之 中廟朝以後兩提學一人爲之矣魚世謙李荇

金安老為議政後仍帶大提學物議非之遣閑雜錄

我朝最重者吏曹郎廳自直提學以下淸望進退皆得專之堂上亦聽從而已故入是擬者甚艱士林之䟐多從此出近者東西之分亦由於此妻舅金仁伯孝元塞沈判書忠謙入銓之路士議至今皆戾金相應南嘗曰初以為戚畹不合銓者議甚正也及今看之沈之為國勞悴寔忠臣而過用士論因此遂分明黨此殊可悔也癸未歲 先王命罷吏曹薦而兵曹姑在云巳人識小錄

我國最重者兵曹故 祖宗朝為判書者皆用知邊

事在久任之如金宗瑞十年不還李季仝柳聃年以武臣亦十數年一國軍務皆摠之自置備邊司大小軍政內地兵水使亦悉出於備局故兵曹之權益輕矣 巳人識小錄

舊例成均館每年人日及他節日試製儒生政府館閣堂上齊會皆踞坐椅子諸生入庭行拜盧蘓齋守愼為知館事始議叅考大臣曰拜下乃臣見君之禮也首善之地待儒生不可如是太慢今宜令儒生行揖諸宰下椅子立受以為定規何如皆曰可 竹窓閑話

李尚毅

李浚慶

舍人司古風非先生不許叅宴或有非先生冒入者胥吏攔道而不納李判書尚毅餞客于郊時舍人諸先生列遻而觴尚毅馳過其前舍人遣吏邀之尚毅使人謝之曰鄙生氣不平請令豚犬兒代之盖已未經是官而子志完已經先生故也時人以尚毅為知言 於于埜譚

政院故事諸承旨敬都承旨莫敢戲言不敬者行罰宴洪暹嘗私名妓俞姫時有宋生亦關情甚昵及暹為都承旨李東皐浚慶為同副承旨時宋生逝暹歎曰與吾同年同月同日時生亡焉窮達不同豈不異

哉俊慶曰都令公愛俞姫宋生亦愛俞姫非徒命同行事亦同也諸承旨相顧失色於是行罰宴于浚慶之家凡七度而後已浚慶曰雖使我因此而傾家敗産語頭甚好不可不言也 於于埜譚

弘文館輪番遞直即唐朝瀛洲十八學士故事也姜紳鎖直四十餘日無替更者拘縶禁中時物已變不勝其苦强其兄緒緒長醉不肯來一日乘醺而至紳一喜一怒曰何兄氏長醉於家而困我若是緒陽怒曰我憐爾而來何敢怨我拂衣而走出又牢直許多日 於于埜譚

玉堂入番人皆苦避　先王廟宣朝成承旨洛最甚拒而不入或入而即出仲兄釪及金判院晬金吏判瓚李戶判誠中李完平元翼金左相應南在玉堂相約曰成若入番吾輩限數月不朁可也約既定成公入直纔一日又欲鞭楚館吏歷諸家皆不許只其餘完平以其纔出未敢事迫則試往請之完平初不肯吏哀泣曰八十老母囚在凍獄恐至殞命也公方侍萱堂惻然許之吏躍門外曰李校理真聖人也聞者皆笑　巴人識小錄

俗尚

新羅炤智王於正月十五日幸天泉亭有烏啣銀榼置于王前榼裡有書封之甚固外面書曰開見則二人死不開則一人死王曰二人殞命不如一人殞命有大臣議曰不然一人謂君二人謂臣也於是遂開見之其中書曰射宮中琴匣王馳還入宮見琴匣持滿射之匣中有人乃內院焚修僧與妃通者也將謀弑王其期已定妃與僧皆伏誅王感烏之恩是年是日作香飯飼烏俗謂之藥飯至今遵之以為名日俗言食飯當於鴉未起之時盖因天泉之事也歲時名日所舉之事非一除夜前日爆竹鳴鈸而逐出曰放

扠鬼清晨附畫物於門户窻扉如角鬼鍾馗之状者
曰辟邪神除日相謂曰過歲元日相謂曰歲拜元日
人皆不事爭聚遊樂新歲子午辰亥日亦如之且兒
輩聚蒿草焼園苑亥日曰薰猳喙子日曰薰鼠喙諸
司限三日不仕是月十五日為元夕設藥飯二月初
一日曰花朝秉暁散松葉於門庭俗言惡其臭虫而
作鈢辟之也三月三日曰上巳俗言踏青之節人皆
出遊郊野煎藥設酌採艾作餻而食四月八日曰燃
燈俗言釋迦如來生辰也是日家家樹竿懸燈豪富
者太張彩棚以為樂五月五日曰端午懸艾虎於門

泛菖蒲於酒都人樹棚於街市設鞦韆之戲六月十五日曰流頭昔高麗宦官輩避熱於東川散髮于水浮沉而飲酒曰流頭世俗曰以是日為名辰作水團餅而食之盖槐葉冷陶之意也七月十五日俗號為百種僧家聚百種花果設盂蘭盆婦女坌集納米穀唱亡親之靈而祭之中秋翫月九日登高冬至豆粥庚申不眠亦皆古之遺意也（慵齋叢話）按國俗名日與荊楚記多彷彿者而獨正月十五日踏橋不知創於何代也

我國俗節正朝寒食端午秋夕則為墓祭三月三日

四月八日九月九日則爲宴飲矣朱子家禮墓祭三月上旬爲之今中朝亦如是而國俗以四名日爲之未知其出自何時也五禮儀内正朝端午秋夕祭於祠堂寒食則闕之而國俗並爲墓祭亦未知何以也中朝則正月上元爲觀燈而國俗則四月八日爲之中朝寒食爲鞦韆戲而國俗端午爲之俗節所尚亦未知其何緣而異也　國家陵墓之祭極其煩瀆而私家墓祭亦爲煩瀆違禮未便矣遣閑雜錄

元朝飲屠穌古俗也少者先飲老者後飲今俗又於元朝晨起逢人呼其名人應之則曰買我虛踈是乃

論

賣癡皆所以免災厄也有人元朝絶句曰人多先我
飲屠穌己覺衰遲負壯圖歲歲賣癡癡不盡猶將故
我到今吾殊佳 遺聞雜錄
自中廟末年都中人相傳以為上元夕踏過十二
橋則消本年十二朔之灾於是婦女乘轎稍賤者以
比甲蒙頭徒步以行庶女則相聚作曹耦乘昏踏橋
如恐不及無賴男子三五成群追躡其後事甚醜穢
至 明廟朝臺官拿捕治罪婦女踏橋之風遂絶而
男子勿論貴賤至今以是日成群踏橋馬 稗官雜記
祭用油蜜果本於佛供盖素物中最佳者無過於蜜

果故也麗朝及我朝中葉以上全用佛教遺父母喪者皆用素祭而以蜜果為最上矣今旣復古用魚肉而因仍用此甚不當也好禮之家多不用而尚踵舊習者過半 晦隱雜識

桃實之不登於祭祠盖以禮稱果之小者今草果微細無不用之而獨不用桃實者亦緣俗忌辟鬼也此尤不經按海東野言 太宗朝於後苑積藁中忽得紅桃於二月味極好即薦 文昭殿云時王之制祭祀之禮未嘗不用桃也 晦隱雜識

吾東舊俗特重司馬同年視為兄弟同年之子遇其

父同年則雖年少禮敬如其父有柳永謙永謹昆季與李養中爲同閈友其父坻晩登司馬與李養中同榜永謙貽書報其弟曰父主得司馬可喜但與養中同年何以爲之聞者大噱 芝峯類說

安東風俗最重座首之任非有德行門望爲一鄉所推服者則絶不許焉金鶴峯誠一以舍人還家鄉論舉公爲座首辭病不出俄有 朝命以執義召公喜曰吾今乃知宦味矣 芝峯類說

金相應南子命龍洪判書可臣子窠皆娶李洁女已丑難作洁栲死洪判書上書請離婚命龍亦上書請

論

李埴

離婚畏其禍及也時金相赴京未還命龍之表叔李山海教命龍為之故士論不咎金相而多為洪判書惜之金判書尚憲子光燦娶金球女球延興府院君金悌男之子癸丑之亂府院君賜死球拷死尚憲上疏請離婚時禮判李爾瞻以為法不當離婚光海命從自願離之權判書盼孫躋娶元宗慶女李适之亂宗慶以其黨被誅盼上疏請離婚時禮判李月沙廷龜褒奬其忠請從之亦可以觀世變矣荷潭破寂錄

李澤堂植赴宰相家婚所及新郎將八洞口主人請澤堂曰令公福祿世罕其比願燃燭火澤堂正色曰

婚禮燃燭自是老婢之事卿宰豈可代而為之乎不敢聞命矣主人有慚色 公私聞見錄

科第

雙冀後周人高麗光宗時隨冊使來以病留王奉表請為僚屬遂授以文柄因命知貢舉試以詩賦頌時務策賜進士及第獎勸後學文風始興然倡以浮華之文識者病之

高麗文宗時禮部尚書鄭唯產立糊名取士之法凡赴試諸生卷首寫姓名本貫四祖糊封試前數日呈試院其後 國朝科舉之法漸備糊名卷首與高麗

論

同餘皆不同其收卷官封彌官校同官易寫等事皆
遵元朝制兩頭場始於　世宗朝或講經或製述隨
時不同 筆苑雜記

自講書廢製述取人學舉業者徒事駢儷不讀半行
經書講經之議始起壬戌年間　文廟在東邸親臨
講問一生講書盡傷之盡曰盡一生講詩殿屎之屎
曰尾一生講春秋鄭突之突為突然一生講禮檀弓
曰檀木之弓講書之議始定諸生相詬曰盡屎變音
弓突易名哿矣三塲艱哉五經 太平閒話

李延城石亨魁正統辛酉生員進士試又魁其年文

權踶

科一年三魁設科以來未之有也其後申叅判從濩魁司馬試又魁殿試重試李判書承召權翼平擘尹斯文箕魁初試會試殿試李贊成珥魁甲子司馬又魁文科會試殿試東閣雜記

甲午親試讀券官河崙等取擧子三人券子以進太宗曰當依古焚香祝壯元故事信手抽之乃權文景公踶也　上喜曰予悼踶父近之早世今得子爲壯元聊復自慰顧語崙等曰此榜乃予門生卿等不得爲自家桃李也崙等終不受禮謁後庚午殿試讀券官以權翼平擘擬第四人榜既出　文宗曰權擘

居幾左右對曰第四 上督令左右進諸券子讀至第四曰此誠壯元也親札第一擧即踶之子也父子壯元皆御賜也 筆苑雜記

權翼平公擥於庚午鄉會殿三試皆居魁金郡守李光亦於鄉會殿三試皆居尾時人笑曰三塲壯元古今多有三塲為尾天下必無 筆苑雜記

太宗丙申年重試吏曹正郎金赭與兵曹正郎梁汝恭同入試塲梁能文而金豪俊梁日夕成篇金謂梁曰汝以鄉生得為兵曹郎官足矣就奪其卷子改書名而呈之金遂擢壯元 慵齋叢話

世宗丙辰年別試初用書疑卒用對策尹鈴平士昀
貞靖公璠之子也出自綺紈拙於舉業偶因觀光隨
朋赴試賴朋徒力得中初選至殿試之日朋徒困於
自作未得助力鈴平持草紙不措一辭日夕飄風亂
起有書草吹落於前鈴平遂取而書呈之擢為壯元
書草即上舍姜曦所作也姜於己未年別試得中第
二名 慵齋叢話
世宗丁未年賜文武科重試新恩恩榮宴于禮曹以
府院君趙涓賛成權軫為押宴官兵曹判書黃象為
赴宴官命代言金孟性金赭等賫宣醞而往新恩翌

尚震

日上箋謝恩意者重試之設始此也
尚成安公震嘗敎子弟曰士之立心不可少容邪曲
至於科場發軔不可以不以正出身若或暗相代借
終至於竊名則即是終身玷累不可改悔之過自後
雖有忠言讜論皆誣而已且代借者固不論設使試
院掛題而若渠輩所嘗宿構者倩人請改若不能改
則便置而更製可也如不能更製則雖至曳白吾心
正矣擧場皆新製吾安敢隱嘿欺人自幸宿構以賊
吾心以欺君父乎 鯸鯖瑣語
國俗不重文科壯元而重司馬壯元則不問文之高

南衮

下折一二等十餘人名擇其人物為之故一榜終身敬之　國朝李石亨裴孟厚皆作生進壯元金慕齋安國嘗慕之入場二場皆好至俱壯元考官抑一試為第二心嘗憤之及為考官金緑二場文俱在一等公力爭之為兩元云 巳人識小録

南衮登第當唱榜之日與同年曉詣光化門外忽有一先生到紅戟階前呼南衮新來衮趨往則其先生語衮曰爾以不得為壯元為憾耶中朝則蘇東坡我國則余皆為第二名汝可以此自慰而無憾也暗中不識誰某頗怪之使從人問其先生傔從則乃是金

愼思獻

駉孫云盖濯纓平日以不得為壯元介然于懷而適南家為第二因此呼止亭(家號)而所言若此以泄其平日不平之意云(月汀漫錄)

明廟在潛邸時嘗受學於愼思獻戊午別試思獻入殿試試官考畢以其試卷上之思獻之名不在焉上特命次中以上盡入之許令盡賜及第思獻始得參其榜時有老微弱公私賤並參之語愼思獻年過六十老也柳祖詢門地不顯微也尹根壽年二十二弱也姜文佑良人賤也(寄齋雜記)

光海朝李爾瞻秉權每科擧預出試題戊午增廣初

試諸生語曰今日必出某題已而果然諸生請改如
是者三諸生大閧曰非宿構不得叅遺闈而出試官
哀乞於諸生曰願更入製之當以至公行之指日爲
誓諸生皆不肯入而金起宗柳大華等數十人從之
柳爲魁金亦高中殿試則金爲壯元柳次之淸議訾
之
鄭都憲弘溟李判書明漢李政丞行遠赴大科會試
終場製策日考官以初場試劵一張書高等擧子綴
文當法此作乃李判書所作表劵也判書知其入格
無意製策周覽儕友之文言其利病鄭都憲持席避

鄭弘溟

去曰人必疑我藉賴於君不可同坐李政丞曰吾亦必獨坐前輩之遠嫌潔己如此 公私聞見錄

鄭畸翁弘溟嘗以考官入試院語同僚曰奉君命試多士而容私於其間其心足為逆賊 公私聞見錄

丙子秋監試二所鄭東溟斗卿為試官舉子輩以為鄭侮辱先聖作挐罷場金清陰尚憲陳劄請於一所加取兩試各百人以補二所之數苟且甚矣識者非之 菊堂俳語

仁廟丁丑南漢山城別試直長趙搏者時仕香室忠義善於寫字且與睦來善同隣搏則不文代寫來善

鞠涵

論

正草之際誤寫已正草書入故以摶出榜摶上疏以
實自陳 上命改授來善來善又以不可取格外之
科上疏自免摶則赴武科得中
湖南高山縣有士人鞠涵者多讀書善屬文有才無
命未免落拓南判書銑初以蔭仕為高山縣監崇禎
己巳冬有別舉南與鞠俱得初試同入殿試短日對
策非蔭官廢業者之所能為南以土主誘賚鞠萬端
鞠不得已代述南遂登第鞠退題一律有神雖不逝
天亡羽義戰無功世笑襄之句 菊堂俳語
國朝連代文科者不幾逌村李集子叅議之直子右

議政仁孫子判書克堪子監司世佑子弘傅滋子正
郎若水子叅議洪男子判決事民覺子郡守廷晃以
上連十代文科李集子之直子仁孫子克堪子判中
樞世佐子修撰守貞子領議政浚慶子承旨德悅孫
掌令必茂子弼善熊徵以上十一代十科李集子之
直子仁孫子克堪子世祐子守貞子浚慶曾孫應教
必行子持平厚徵子叅判善晩子令知事夏源以上
十三代十一科文科丁子伋子校理壽崗子贇成王
亨子贇成應斗子大司憲胤福子監司好善子獻納
彥璧子承旨時潤子承旨道復以上連九代文科丁

子伋子壽崗子玉亨子應斗子瀜福子司成好寬子
監司彥璜孫正字道謙子承旨思慎以上十代九科
文科宋繼祀子正郎順年子府使汝諧子郡守世忠
子判書麒壽子副提學應洵子文科碩祚以上連七
代文苐文科鄭振子右議政彥信子叅判協子府使
世美子持平脩子承旨來祥以上連六代文苐判尹
任說子叅議榮老子持平章子校理善伯子持平重
子判書相元子承旨守幹子前應教珖以上連八代
文苐掌令朴栗子叅判彝叙子叅判簪子司藝守玄
子監司紳子掌令瀜東以上連六代文苐文同知洪

敬孫子副正潤德子待敎係貞子監司春卿子判書
聖民子叅議瑞翼子監司命耉子右議政重普孫領
議政致中以上十代九科府尹閔機子監司光勳子
叅判耆重子判書鎭周子今判書應洙子百昌以上
連六代文苐閔機子光勳子領敦寧維重子領議政鎭
遠子叅判亨洙子百祥以上連六代文苐佐郎尹儼
子叅議民獻子判書絳子判書趾仁子今叅判容子
尚任以上連六代文苐知事趙存性子判書啓遠子
叅議嘉錫子前議政叅億子炳彬以上連五代文苐
判書李安訥子大司諫柙子判尹光夏子議政埰子周

崔致雲

權擥

鎮以上連五代文苐

知遇

世宗甚重崔致雲時時召對論議國政有大事必與公議公性嗜酒　上患焉每賜御札以戒之遂以札粘壁之左右出入觀省惕然或出入轟飲大醉還家而倒則夫人必擡其頭指壁而示之公乃於昏醉中搶頭於床如頓首謝罪状及醒則曰予感　上恩戒之常在心但至酒所逢場則頓忘前戒乃至於醉　謏聞瑣錄

魯山幼冲嗣位八大君強盛人心危疑　光廟有請

難之意權擘出入邸下甚密每進見日晏不退進膳失時宮人見擘之至目曰寒羹郎又至矣及即位召入内殿設宴慰之顧　貞熹王后曰此乃昔日寒羹郎也東閣雜記

成廟嘗遊後苑題一句於亭柱曰綠羅剪作三春柳紅錦裁成二月花越三日更出閑步見有足成一句曰若使公侯爭此色韶光不到野人家　上大駭窮問誰人所作則乃後園門直軍辛貴元之作　上招前問其由則乃寧越校生落講者也即令賜第榮顯於世

兪好仁 又

兪㵢溪好仁在　成廟以文章最承恩寵親老乞郡由修撰除居昌由校理除義城最後以掌令又乞上使之輦母來京病不能致　御札下銓曹曰好仁事親日短可除其隣晋州牧使銓曹辭以不可無故徑遞以毁成憲乃待陜川之闕除之好仁雖在外任令抄錄所著詩文以進輒加襃美賜母食物時曹梅溪偉亦為養補外與好仁同被膺渥迥出常數人皆榮之東閣雜記

兪公好仁家在南中每乞歸省老母　成廟不許一日好仁辭歸　成廟親餞酒酣作歌以歌之好仁感

泣左右亦為之感激異日好仁不辭而去　成廟密遣人跡其行曰予念之不忘于懷渠亦念我乎受命者追及至一驛亭見好仁登樓北望夷猶久之遂書壁上一律曰北望君臣隔南來母子同還奏其狀上曰渠亦念我　五山說林

俞雷溪好仁之乞補義城也　上密諭監司曰好仁予之友也為親屈百里善視之未幾監司考下　上怒之問監司曰予曾有命何以殿好仁也監司對曰國家設守宰非為榮其身為其親民而愛物也今好仁吟風弄月不治官事是以下之　五山說林

丘從直

丘從直草野人必入館下齋時生進二十餘人請一善卜人決平生禍福終至從直卜者再拜曰此數法當止正一品壽踰七望八大貴富人也諸君二十餘人皆不及也衆皆笑之後從直捷文第分校書館直宿聞慶會樓勝絶心欲觀之直夜更衣入數門至樓下臨池散步俄而 成廟乘便輿從者數宦從後苑戾止從直惶忙伏輦下 上問誰也從直對曰校書正字臣丘從直也 上又問何以至此對曰嘗聞慶會樓玉柱瑤池乃天上仙界也今幸豹直芸閣幸與樓不甚遠故草野之臣敢此偷看耳 上曰爾不可

以便服見我其以冠帶來從直即取着而進　上命
設校椅于樓下命從直使來前問汝能歌乎對曰臣
少學謳謡然擊轅之歌豈合𢍰律　上曰試唱之從
直慢𢍰長歌上善之又命之激屬髙唱𢍰振屋梁
上大悅又問能誦經傳乎對曰臣能記春秋　上命
諷之應口誦如流終一卷　上大喜命賜酒而罷翌
日　上特拜大司諫除目一下人皆大恠三司交章
極論　上不俞過五六日　上御便殿盡召三司官
入又命丘從直來　上命小宦者持春秋来自大憲
以下命使誦之無一人能記一句　上命從直入始

崔演

李

命誦第一卷已亂抽他秩問之無不應口誦 上曰止因謂三司官曰爾輩不能誦一句猶躡清官如丘從直者宣不當此任乎爾輩皆退又命從直即肅拜出仕後官至正一品壽七十九 五山說林

崔判尹演能文章姿容都雅有岳湛之美二十三登第諸公見而愛之其為書堂弘文悉以貌也 靖陵亦以丰儀為賞嘗夜對連日內官稟其数数 上曰吾欲見崔演之容也盖公方為修撰也 巳人識小録

李完城在戊戌己亥年間連除吏曹判書皆固辭不拜 上韙之及命相時擢公曰予未見辭吏判

朴崇元

鄭斗卿

者此人再辭之其可相也 巳人識小錄

先王朝朴崇元為江原監司臺諫以迂拙劾遞 上曰世人皆巧崇元獨拙是可取也竟不允又於筵中論諸臣能否 上曰湜也拙戣也固執湜即申湜戣即許戣申公感 上知遇因以用拙自號云 芝峯類說

顯廟嘗下教曰 仁祖孝宗每以金宗直之不典文衡為國朝欠事鄭斗卿老病雖不行公以其文章終不得大提學書於丹旋則豈不寃乎蓋聖意欲以鄭公朝拜夕遞以華其御而恐朝臣不知聖意而彈駁

金何

之有所趦趄也鄭公官止提學終不得主盟詞壇於
此可見　聖上謹於官人而亦有數存乎其間也 公
私聞見錄

寵異

金靖宣公何延安人文靖公自知之子也善譯語
英廟特寵異之其為判事時押一娼鹿鳴兒者有一
宗室及都承旨姓安者皆昵之至有爭詰宗宰曰吾
先所眄也　上使諭之曰如汝於國不足為有無若
金何為人所不能為之事承事上國不可無此人且
金何無子宜給此娼為妾汝或爭之當罪汝令都承

尹 洪逸童

旨 宣旨曰爾可以此娼爲妾否金囁嚅以對後金
有服往娼家憲司摘之 上宥曰吾前所賜也其勿
論雖薄技曲藝 英廟之愛惜如是焉 謏聞瑣錄

尹文度公淮南直殿秀文皆能文章而性喜酒常飲
過度 世宗惜其才命飲酒毋過三爵自後凡宴會
二公必飲三大椀名雖三爵實倍飲於他人 世宗
聞而笑曰予之戒飲適所以勸飲也 筆苑雜記

洪中樞逸童字日休南陽人器宇卓犖嘗於 上前
論斥佛事 世祖佯怒曰當殺此虜以謝佛氏命左
右取釖來逸童論辨自若左右佯以釖撫頂者再亦

申叔舟　孫舜孝

不顧視無懼色　世祖壯之曰汝能飲乎迯童曰豈敢辭　聖賜乎賜酒一銀盃健倒　上曰頗畏死乎迯童曰當死則死當生則生敢以死生易其心乎　上嘉之賜貂裘慰解之（筆苑雜記）

申高靈叔舟嘗豹直集賢殿漏下二箭　世宗命小宦往覘直士何為小宦還白方燃燭讀書往覘數四猶不輟鷄鳴始報就寢矣　上嘉之解貂裘令乘睡熟覆其上叔舟朝起方覺士林聞之益勸（龍泉談寂記）

孫賛成舜孝家在明禮坊洞上層一日　成廟晩與

成希顏

二宦登慶會樓遙望見南山側有數人環坐林薄間
上認其為孫公亟使人覘之孫公果與客二人飲
濁酒盘有一黄瓜而已 上即具一馬盛脩酒肉馳
賜之仍戒之曰明日愼無謝他臣知之必譏其偏也
公與客稽首涕泣醉飽明曉又来謝 上召見責其
不遵戒公泣曰臣但謝恩他何計焉 寄齋雜記
成昌山希顏由弘文正字丁憂去職制闋復叙例謝
恩命 成宗召至閤門外勞之 命中官臂一鷹以
賜曰爾有老母公退有暇可以郊獵助供滋味又入
夜對賜酒果公袖柑橘十數枚因醉伏不省中官負

慶渾 尚震 鄭經世

出之不覺袖柑墮散于地明日 下柑橘一盘于玉堂
教曰昨日希顔袖橘意欲遺親故賜之 龍泉談寂記
明廟朝承旨慶渾年紀頗衰有所遺忘 上以銀臺
不用老殘人爲題令儒臣製進盖指渾也柳承旨承
善詩結句曰只憐筋力隨年减非喜蒼肩厭薦人
上喜而賞之特陞慶渾嘉善甚盛事也 芝峯類說
明廟常御後苑入侍之臣皆賜酒尚政丞震素不飲
醉仆道左臨還宮問左右知爲震 教曰大臣在路
傍過行未安令以帳圍障後乃進輦 東閣雜記
鄭判書經世於 仁祖朝秩至正二品而 特命仍

朴長遠

仕玉堂長官進講經史啓沃弘多　仁祖久不能忘
後曰邇臣請官先賢某之後者　上從之仍令吏曹
判書進前曰予之得免大過鄭經世之助實多經世
之子孫亦為収用公私聞見錄
朴久堂長遠字仲久高靈人嘗以正言製進月課及
哺烏一絶曰士有親在堂貧無甘旨具微禽亦動人
淚落林哺烏　仁廟覽之傳曰此人父母生存乎承
旨回啓曰此人只有偏母傳曰觀其絶句誠孝非凡
一家忠孝令人感歎令該曹優給米布此誠異數也

黃喜

鄭麟趾

體貌

黃翼成公喜爲相金宗瑞爲工曹判書嘗會公處宗瑞令工曹略備酒果而呈之喜問備出何處下人對以工判處曰晏諸位虛腸暫使公備耳喜怒曰國家設禮賓寺於政府傍者爲三公也若虛膓則當令禮賓寺備來矣何以私自公辦乎欲入啓請罪諸宰救之乃止致宗瑞于前峻責之金相充成嘗以此事啓於經席曰大臣當如是可以鎭壓朝廷耳東閣雜記

金公宗瑞爲相事多自擅六曹之事皆由相府鄭文成公麟趾爲兵判獨拒不受曰相府自爲相府兵曹

魚世謙

自為兵曹何相干耶雖令廳語或相聞不恤也宗瑞憚之　啓曰鄭某久於六卿宜優賢崇秩於是陞授判中樞遞兵權矣（謏聞瑣錄）

成化壬寅　成廟幸光陵仍拜影殿於奉先寺魚世謙以大司憲扈從寺僧欲饋百官世謙曰以堂堂扈從之臣受僧施食於國體何況皆賫飯不患無食上曰任爾不食世謙與臺諫皆不食（東閣雜記）

鄭一蠹（汝昌）謫鍾城初定庭燎夫每使臣入公館先生輒執炬火之役甚恭後趙重峯憲謫配驛站遇使臣行過必具羽笠前導使臣止之而不聽（芝峯類說）

張彥良　李浚慶

張彥良武將也以清白官至二品　中廟時聞　皇
朝將討建州衛徵兵於我國以李芑爲都元帥張彥
良爲副元帥林亨秀以吏曹郎爲從事官亨秀往見
李芑以親老辭芑答以言於副元帥亨秀乃投謁於
彥良彥良戎服出廳事據交椅而坐亨秀急具戎服
與他從事偕立行禮不敢交一言而退未幾事寢不
行後亨秀往見則彥良出迎于中門揖讓上座設酒
盡歡而罷可謂有古將之風矣 芝峯類說
在前三司之官不爲投謁於三公蓋所以自重而亦
以重體貌也李東皐浚慶爲相時副提學沈並菴義

沈連源

謙往拜浚慶浚慶辭曰副學為何事來乎義謙曰以
歲時故來謁耳浚慶曰三司長官來見三公則人必
聞而駭之後勿來見云前輩風采槩可見矣芝峯類
說

景福宮癸丑年火重修垂畢沈忠惠公連源以首相
禮曹判書尹溉以都監提調往審觀其外閤窓户皆
用真絲尹公大怒即捉致該郎李仁健鎖項脫帽而
責之曰惟大内寢室乃用以真絲而么麼一微官敢
欲取媚毀法至此當用毀制之律辭氣勃勃仁健乃
忠惠之壻也忠惠聞若不聞待其哀辭苦語伏地請

金時讓

錦林君

死極其困辱然後沈公曰此乃愚壻也年少新進不
知國制有限自陷於妄作似非有情毀制之律無乃
太重乎韋忠其次遂止推考而已 寄齋雜記
金判書時讓奉命巡嶺南有一邑稽誤失期拏致鄉
所於刑板露臀將杖之忽有自外入之者以身加於
鄉所臀上乃判書女壻李道長而所縛之人即李之
叔父也判書叱之曰吾豈仍一女壻而廢國法乎命
羅卒推出而杖之李道長即判書元禎之父而官經
翰林吏郎者也 公私聞見錄
錦林君愷胤往謁同宗坡興君 坡興適與數三宗

韓明澮

室飲酒坡興以大盃賜錦林酒曰聞汝巨量矣試飲之錦林執盃不即飲坡興發怒曰汝以廢孽何敢違嫡族之言予命奴推背黜之錦林曰得罪嫡族何敢歸家席藁其門外三日俯伏坡興解怒招見然後始乃退去

炯幾

韓忠成公明澮許處出於人嘗與申文忠公侍 光廟曲宴酒酣 上拉文忠之臂劇飲曰汝亦拉予之臂文忠醉甚於袖裡持 上臂上呌疼 睿宗時在傍變色 上諱呼睿宗曰我則可汝則不可極懽而出

到家忠成謂閽曰泛翁例常雖醉稍醒則必起點燈閱書後就寢今日則不可汝往以吾言止之閽往則果然閽傳其言而止之夜中 上酒醒使中官視之則申亦醉寢云 謏聞瑣録

阜隱安文靖公止為集賢大提學時方文士趨附安平大君 瑢 獨不能致公屢折簡邀請或書屏簇以寄之則曰大君簡何可遥荅當親謝謁云而竟不至一日諸文士有製述爭其高下白此老當知之為往質之公故以高者為下下者為高諸文士笑曰此老衰耗喪心不足較遂絶延請 謏聞瑣録

蔡壽

朴英

黃衡

蔡仁川壽字耆之枉 成廟朝以直諫名於世如論任士洪玉堂劉直截少無撓屈與權景裕李穆齊名至燕山淫虐無度仁川含嘿與世浮沉而已此盖由上之人嘉納奬勸之如何耳 鰲城雜說

朴松堂 英 初登武科為宣傳官一日燕山手射 成廟所養鹿児鹿児帶箭流血而出松堂即日謝病歸田當時見幾而作惟松堂一人 鰲城雜說

黃壯武公衡義昌人代朴平城 元宗 為北兵使拜辭之日平城佩酒出祖於東郊書八字於掌中乘行酒之隙潛示之有曰國有大事公可少留盖大計已定之

朴元宗

鄭鵬

後也黃托醉若不見而去到抱川聞反正 寄齋雜記
朴武烈公元宗字伯胤順天人昭襄公仲善之子文
肅公錫命之曾孫也有不賞之功震主之威 中廟
每引見元宗其罷出也必下龍床俟其出差備門乃
乘床元宗聞之自此每罷出必褰裳疾走顛倒喉喘
出門而後已曰人臣逢此優禮豈有善享其終者自
此多近婦人飲醇酣遂疽發背死三十六爲領相及
卒年四十三 於于埜譚
鄭新堂鵬嶽山初嘗仕于朝一日謂人曰我夢文廟
位版徙于僧舍云云及其荒亂乃以成均館爲遊宴

崔壽峸

之所撤位版置於高山庵裡香火久絶或曰知文廟撤毀者抑自預料而蓋托於夢云其時姜渾沈順門爲舍人皆有所眄之妓先生戒二公曰亟遠之毋貽後悔姜即去之沈不從其後二妓遴入宫中極被寵幸沈竟死非法人服公先見之明（圃樵雜録）

金湜老泉一日與趙孝直（靜菴）元冲（金淨）大柔（金絿）輩會話崔壽峸忽自外至長立不揖急呼曰老泉可飲我一器酒即與之快飲浮白曰吾乘敗舡幾溺心甚怖悸今飲酒釋然也亦不辭逕去座中恠之孝直曰敗舡之喩指吾輩諸君不知耳（圃樵雜録）

金自點

鄭淡

鄭淡者武臣淸溪君允謙之庶子而賛成宗榮之庶叔也自號曰勿齋能文章達古今深解易理其妹蘭貞爲尹元衡之妾　文定大妃以蘭貞封貞敬夫人蘭貞旣以正室自處人亦畏禍不敢言鄭淡預知其必爲禍祟引而自踈未嘗有干請往來事且於所居門內築墻繞曲如羊腸狀使不容屋轎出入故蘭貞亦不得往見雖不顯加拒絶而其所以絶之者深矣及元衡敗蘭貞死而淡無小連累焉 公私聞見錄

仁祖甲申原任左議政沈器遠謀反伏誅金自點時居相位召監刑都事語之曰逆賊之伏刑者先斬頭

次斬臂脚例也而此賊不可以例刑處之先斬臂次
及脚以至於頭李延陽時白語人曰逆賊行刑次苐
自有祖宗舊法創新為此者其得令終乎其後辛卯
自點果凶死自點之子延陽女壻而李公之言如此
公私聞見錄

許政丞積字汝車少時家甚貧親戚遠來亦不得供
飯及至顯達所得恩賜盡歸朋友且於所管官府捐
出其剩餘接濟新舊人皆以義氣稱之而李相國浣
獨曰汝車惠及親戚弊歸公家終必以義氣見敗矣
至庚申坐其子謀逆賜死而盖欵接雜客好行施與

李孟專

元昊

乃其敗亡之本也 公私聞見錄

恬退

李耕隱孟專字伯純碧珍人居善山兵曹判書審之之子也登第歷正言 魯山朝見時事艱危棄官歸家托以盲聾杜門謝客屢召不起終老丘壑惟金佔畢宗直入謁心語終日雖一家妻孥莫知其託盲之意臨沒始知之年九十卒 海東名臣錄

元直提學昊原州人 光廟受禪棄官還鄉退伏于原州之南松村杜門謝事不出戶庭親知之仕於朝者多來請見絕不引接有一觀察微服往元初不覺

魚變甲

出迎面之則觀察也便揮手却走而入若將浼焉觀察　然而歸　光廟特拜户曹叅議徵之不就厭其近於官府遂入酒泉縣山谷中以終身焉 師友名行錄

魚直殿變甲字子先咸從人自左正言出為忠州判官時公之父淵以前河陽縣監務置散變甲上疏陳情請代己職　太宗許之陞淵二階除本職後變甲與申檣相約曰吾等事君盡忠苟得名須歸養老親及入集賢殿　上恩稠疊未忍遽離常恨歸養之晩每歎曰事君日長事親日短及得腰下寒濕症卽呈

丁克仁

辭願就家鄉浴温泉至昌寧作詩曰謝病歸來一室
凿荒凉草樹古池頭若余豈避功名者只為慈親不
遠遊後申檣累官至叅判謂公之子翰林孝瞻曰余
與乃翁密約歸養乃翁決然而歸余則負約多慚權
貧成踶謂人曰我國辭爵祿者只二人許判尹周及
魚某也後朝議惜其行義授金海府使不起又以知
司諫徵之竟不就以終東閣雜記
丁克仁字可宅號不憂軒治經老而中苐七十拜正
言引年退老于其鄉訓誨後進且與鄉人行鄉飲酒
之禮作不憂軒曲以歌之　成廟下書襃美其廉介

金麟厚 林億齡

賜三品服令本道觀察使以時惠養東閣雜記
金河西麟厚字厚之湖南人年十八九來京師時七夕試士李荇為大提學賦以七夕題河西八二上格為魁及登朝惡奸人擅權棄官而歸以弘文校理徵應召登道性耆酒於行路載數石酒見路傍村店有花有竹輙下馬引酌如是十許日所行纔數日程及酒盡稱疾不行終其身不仕於于埜譚
林石川億齡字大樹善山人性卓犖不羈其季百齡為乙巳功臣石川時在京為承旨亟棄去百齡苦留不聽及渡漢江作詩贈之曰好在漢江水安流不起

汥遂終不至士論韙之 巳人識小錄

隱遯

有韓生讀書於永安道山寺有藍衣老夫乞米於村野遇韓生曰措大苦讀何書僕平生丐食足矣仍書一絶云懶倚紗窓春日遲紅顔空老落花時世間萬事皆如此叩角謳歌誰得知蓋隱遯者也 秋江冷話

有一皮匠與趙靜菴相知靜菴就而問學時或與之同宿勸之仕不應問其姓名亦不言蓋賢而隱者也嘗語靜菴曰公之才足以經濟一世然得君之後可為也然方今 主上雖以名用公實不知公也萬一

尚震　尹勉

小人間之公必不免矣至是果驗 己卯錄

尚政丞震以檢閱罷歸秣馬於衿川地壠上有翁牧二牛公曰二牛孰優不對再三問之終不對公深怪之公旣下馬翁隨而後數十步密復於公曰公嚮有問卽未奉答者緣二牛服役歲久不忍斥言故也其實小者爲優公下馬謝曰翁是君子也其教我以處世之法矣遂服膺而勿失自並仕至懸車未嘗忤於人云 涪溪記聞

尹斯文勉奉使湖南造一山中有草屋一老翁樹下盤博几有一卷展着之則就奪之曰鄙作不堪入眼

金筆尹

僅見首題詠梳詩曰木梳梳了竹梳梳梳梳却千回虱已除問其名不對而遯去 蛟山詩話

韜晦蹤跡

江夏黃彬然 未第時與兩三友讀書湍州紺岳寺時金東閣筆尹名士也醉發狂言忤當時貴偉徒步出城歸紺岳自云老兵將還鄉請寄宿彬然憫其老且困許焉終日在床下無一言偶取火筋畫成字勢座皆指目這老漢頗解文字也詰朝公之子縕琦已登第也率蒼頭兩三人負酒壺徃尋及門問於人曰昨者家君出都門抵此今在否答曰但有一老兵來

權節

成俔

宿安有金東閣耶韞琦突入拜庭下彬然伏地愧謝
公笑曰措大爾安得知范睢之已相秦耶彬然叩頭
頓受業留數月而罷 破閑集

權節者膂力絶人與南怡一時齊名 光廟在潛邸
聞之臨其第密諭大事節佯聾不應遂為韜晦之術
托以病狂終身不仕可謂不負其名者所著有栗亭
亂稿 芝峯類說

成虛白 俔 蔡懶齋 壽 同在銀臺坐微事罷官二公與
李武官東遊楓岳蓬累 笠也 垂條布衣芒屩行李蕭然
殊不類金馬鳳池客也行至抱川路傍朝爨班荊而

坐卸鞍歇馬遥見一村夫信步而來睨視曰司直得
非永安道市牛畜者乎盧白漫拜應之曰然村夫曰
願以碩粟易一頭盧白曰市之盡只餘任䭾者矣其
人罵之而去至昌道驛病滯數日拾溪邊小盘石作
棊子畫紙為局三人鼎坐彈碁一郵卒直踞坐側拜
色俱獰解牛馬鞶駈出門外大罵曰何物俗子敢縱
畜乘踐穢庭廡乎盧白笑謂曰子何待人之薄耶安
知異日作為馹官乎郵卒仰天大唾曰吾齒老矣未
聞永安道司直乃作馹官也盖北鄙入積勤行伍中
授西衛職人之尊稱者必曰司直故也未幾盧白按

李約東

是道李武官宰本府鄙卒見之則皆曩日被罵者也乃大驚謂人曰永安道司直吾不得輕易之矣聞者大笑龍泉談寂記

李平靖公約東為人貌寢雖至顯揚人見之高不過别侍衛下則甲士耳甲士番上六朔而遞公嘗以成均主簿歸鄉歇馬于院樓上縮坐一隅有一人着新靴揚揚至樓上咏壁間所題杜牧之詩六朝文物草連空云云而不解文意以朝為朔以連為達公不欲斥言但微諷云六朔六朔其人曰此非汝輩番上之六朔汝何知毋談及進晝飯有野鷄炙其人曰此汝

李恒福

手枝所得耶可分食之公笑而與之及至其邑校生祗迎入其首者其人也公下車欲問則逃矣 諛聞瑣録

白沙李相國恒福退居鄉墅嘗微服遊清平寺至昭陽江同舟少年輩不知為相公也多所侵侮且詰其來由公辭曰聞此地名山水欲棲托而來矣少年益驕傲背指一山曰世傳此山浮來故移來者多致富爾能來住則幸甚仍附耳相語曰此人鬢着玉圈子必是納粟堂上官也言訖揖之而去公戲作詩曰晩計昭陽下同君老一竿莫憂生事薄自有浮來山 芝峯

權擘

許格

類說

權習齋擘字大手陽村之後石洲之父也少日與安名世尹潔同榻相得甚懽及二人以無關鍵取禍死公遂括囊不言在一家亦不與人談笑終日看書而已崔瀷崔洛昆季以隣生受學殆一年不問其名及登司馬乃知為誰某用是官不大顯而享壽七十四而終 已人識小錄

處士許格號滄海文貞公琛之後也少學詩於東岳得其傳崇禎丙子以後遂停舉業自稱大明逸民足跡罕到城市年八十餘以壽終其春帖詩云栗里陶

崔勢遠

潛宅荊州王粲樓眼前無長物江漢一孤舟李白軒景奭嘗赴燕滄海以詩送之曰天下有山吾已遯域中無帝子何朝節槩如此臨歿盡焚其稿題一絶曰簇簇千峯削玉層悠悠一水繞村澄臨流故斫桃花樹恐引漁郎入武陵以見其志（玄湖瑣談）

屈滯

崔勢遠（灝）與姜晉山（希孟）友道甚厚晉山擢壯元及苐勢遠落苐抱膝歎曰姜某頡悟人也我為壯元而使姜為末坐欲呼使之不意先我擢壯元後我雖擢壯元彼何歆羨願天雨糞三日使不得遊街（慵齋叢話）

蔡壽 申光漢

蔡仁川壽嘗爲都承旨時金政丞壽童爲注書政丞公年少登第容顔秀美處事精敏仁川公每嘉歎不已仁川夫人適懷孕當產仁川還家語夫人曰君若生子當名壽童未幾果生子遂命名壽童卽叅判紹權小名也其後仁川未免嘉善而金公已居首相官路翻覆若此可笑 思齋摭言

申企齋光漢於正德己卯爲大司成尚政丞震爲上齋色掌出入於明倫堂及群賢斥死公亦貶黜退居忠原二十年尚公己卯冬登第至嘉靖丁酉金安老被罷戊戌春公還朝復爲大司成尚公時爲户曹叅

判相遇於道駈軺至公之馬首而謂公曰令公不識我乎我乃己卯色掌生員尚震也公曰其然乎令若不言楚澤餘生豈能記其舊時之面目乎遂相揖而去宦路翻覆自古猶然積薪之喩不亦宜乎 松窩雜說

乙巳之禍李芑尹元衡等自以為有請社功撰武定寶鑑印頒中外時柳斯文堪為吏曹佐郎吏請印之柳曰此書顧何足印行遂得罪竄于慶興十七年宣廟初為掌令與都憲朴應男會于公廨朴曰公投北多年宜知吏治得失孰為盡職柳曰李彥忠為御

劉希慶

史能察其任彥忠為權姦鷹犬㝡得罪公論者也朴倡言于朝曰柳某久在於窮途失其本心懷煦濡之恩敢譽匪人不可用矣朴方持朝論柳遂位不振 涪溪記聞

劉希慶號村隱常隷也素性澹雅學詩禮遨遊搢紳間為衛將所書負扈衛 中殿次遂安時雪霽溪山之勝倍之扈從諸官使希慶賦之其詩曰扈衛遼陽古郡城風飄瓊屑灑林垌村童莫厭埋樵逕天為行宮作玉京初時尚好禮謂希慶知禮士大家以禮治喪者邀以問禮及亂後俗不好禮凡長安有喪知與

不知輒使之裁喪服布麤麤賤不得辭年七十尚爲
喪家役夫飢走哭泣中識者哀之 於于埜譚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